

里

乘

里藥卷三目次

扎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夙寃

趙乙

絳幘生

屍變

小蛇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溧陽史仲皋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震客

產怪

祝由科

褚祚典

古雛鸞

粵東某甲

里乘卷三

桐城 許奉勲 穎伴

扎拉芬夫婦

扎拉芬者漢軍百文敏公之冢嗣也墮地授官成童取妻某氏年齒相同伉儷綦篤文敏薨後公子蔭襲秩躋卿貳十九歲甫生子賀客闖閭湯餅溢座誥且公子忽起頰漱具冠服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稽顙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兒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見不能奉母終

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兒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九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侮甬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公子以妻新媿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祕治喪事及妻審公子僉託人直爲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旣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穠粧結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禱祗曰夕夕公煙命之矣妾

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既有子合與公子各歸
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且以此嘔
嘔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
中人異日定能代妾夫婦盡孝凡此皆天意姑亦庸
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海甬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
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

里藥子曰觀公子夫婦彌留時告母諭衆之詞歷歷明
晰如出一日此殆蘇長公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有所爲者歟降昴騎箕足徵載籍不謬如公子夫婦者

一得嗣體人事已盡含笑偕逝可告無罪矣牛女兩星之外天上又添此一雙嘉耦傳之千秋真堪豔羨

仙露

高陽某生舊家子也少孤家業素豐以委託非人乾没折閱銷耗垂盡及生長知事年少負氣奮欲恢擴舊業遂將存產盡行鬻變作抵注得二萬金服賈遊吳計反寧可與陶倚垺富時吳下有名姬仙露者年甫破瓜豔聲隆起生方喪耦耳姬名姑偕友具贄往訪一見目成兩情心許酒闌送客留髻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割臂締

盟矢以嫁娶日是無日不往未及一年腰纏漸縮難展
媼欲頓遭白眼生將質衣貨馬以供纏頭之資姬微聞
之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耶則已如以伉儷視兒
則宜早爲之計大抵平康生活有貲卽事趨承雖富有
銅山亦不能填無底之壑日來偵君囊橐告匱聞將變
質衣物殊非長策且過此以往又將何如生沈思久之
答曰小生所謂得過且過過此以往倘計無所之拚一
死以殉知已姬聞之淒然曰果爾則君之計亦左矣君
如實心愛妾彼此不妨熟商鳴媼所欲者貨財耳君在

此耗費已復不少况爾我白首之約方君盛時媪曾極口許諾君試申前說料亦不忍苛求得間第往探之需價多少君如不足妾薄有私蓄當以相助商計已定越日生果如言詢媪且謂嫁娶之約媪所親許天父地母貧所與聞小生久客當歸理宜不背前盟聘貲若干合當如命敢請媪冷笑揚目答曰所說誠然然自妮子入門老婦教養不易今欲脫籍其身價在他人必得千金念公子平日伉爽願減其半如有五百金卽惟命是聽不則莫怪老婦不情也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得

幾何曰變鬻衣物可得二百金姬曰若此易矣君速去
措辦俾事早偕遲恐生變生急慘澹經營姬爲傾筐倒
篋湊合如數攜以獻媼媼初以五百金非生所能猝辦
今竟如數相付礙難反齒不得已納金署券乃盡褫去
姬之衣裙釵飾僅存衲袴遂令隨生速去時方暮春天
氣薄寒姬再三哀求始給一舊布絮襖聊以禦冷生攜
姬至旅舍檢理行裝所存無幾途長資短莫知所措逆
旅主人憐兩人荏弱慨贈白金一流甫得成行半肩行
李生自負荷之姬披髮韜容徒步相從日秣行十餘里

不及旅店輒寄人檐下或宿古剎以爲常經秋始至齊境資斧不給會天雨纏綿泥淖難行姬足趾駁破血流濡襪脫以示生生歎曰小玉飄泊窮途孽所自取固無尤怨累卿憔悴若此心實不忍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必有今日但人患無志不患喫苦君傾產出賈爲欲恢擴前業也今舊業未恢產貫蕩盡攜妾而歸立錐無地其能免隣里媵誚乎生曰奈何姬曰妾意小作貿易較跋涉安逸或冀少得什一亦可聊以解嘲還見故鄉父老君以爲何如生曰卿言良是顧何徒得

贊姬曰容妾圖之詰旦笑脫左履出珠一顆大如發菽
付生入市售得三十金遂稅屋三椽操業來其作苦半
年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業此不厭乎生日以今視昨
較僕僕奔馳悽皇無定相去不啻天淵矣何厭爲姬曰
固然但所操太狹必稍擴充而潤色之方可生日談何
容易姬笑脫右履又出珠一顆大如前付生售之價亦
相等遂兼貨米鹽醯醬雜物日有生色不半年漸蓄傭
媪生日操會計夜擁麗人白以爲人生之樂如是已足
姬忽問生日君將浮沈於此以終身耶抑尙有他志耶

曰小生得隴不敢望蜀矣曰敢問賈與仕孰優曰賈不如仕又何待言曰若然君何不棄賈而仕曰卿偵也耶明知小生讀書未成何從求仕曰妾聞司馬文園尙不以貲郎爲恥豈古之循良吏皆由科目起家耶君如有仕志曷不納貲以求之生不覺失笑曰卿益復囁語些須薄貲僅敷餬日那有多貲可納婚正色曰君果欲仕妾自能設法曰將如之何曰君意欲何仕之求曰佐貳可乎姬搖首嗤之曰何其卑也曰丞倅牧令可乎曰未也盍再等而上之曰意者其爲郡守乎曰如斯差可萬

不得已亦必須如此庶可稍展妾志生問何法之設姬
笑指舊所著布絮襖謂之曰妾籌之已熟此中所藏不
止一節守之費其餘可留作資斧無俟他求也以兩儀
刀折之中綴明珠不下三千顆次第鬻之共得五萬餘
金遂罷賈趨生赴部納貲銓得粵東太守指日挈眷之
任時濱海州部所在患盜行旅苦之姬謂居官當首先
爲民除害因屬生檄所部各邑嚴行緝捕又出多貲徧
募健兒散布津隘以備偵訪連獲劇寇百數十人悉置
之法盜蹤頓戢水陸慄遠近頌之姬固稱曉文義自

生之官凡催科撫字聽訟察吏事無大小皆內決於姬
庶務畢理生惟優游素餐坐享其成而已三年政成受
上考擢浙東觀察使尋遷浙臬前後不十年開藩吳下
以千金報逆旅主人適鵠媼之夫爲怨者所許株連繫
獄媼僞爲賣珠者貧緣入署求婚爲道地見姬攢珠簇
翠華粧坐七寶牀上容光四照較前尤爲豐豔麗婢數
輩環侍承命媼膝行匍匐而入伏地不敢仰視叩稱老
卑宛罪死罪當日不識貴人過於計較乞賜恕宥乃泣
白所求姬鮮腆欠伸微哂曰阿姆体矣瀝行時幸叨布

襖之惠不致凍填溝壑念此一點香火情容與官人謀
之聊以報德且藉以補身價五百金免使阿姆齒冷也
媼汗流淫面稽顙有聲姬麾令去不日卽出其夫於獄
後生晉豫撫嚮用方殷莅豫甫半載姬笑謂生日以君
之才何能獨當一面語云駑馬戀棧久必蹶蹇不如避
位免譏覆餗且人貴知足大丈夫如此亦足矣何必畫
龍添足耶生從其言遂疏乞罷歸姬封夫人年尙未及
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生二子一女子讀書均成進士
一人部曹一人詞館富貴甲於一鄉姬勸生力行善事

培養英才 賜恤窮乏 創設義塾 義倉 仿范文正公條定
章程 刊碑以垂永久 鄉人至今稱頌不衰

里藥子曰 高陽生一庸夫耳 變產作孤注 以圖恢擴舊
業 其計已左 二萬金揮霍殆盡 脫非遇姬亦溝中瘠而
已 及貿易少安 便無他志 然則生一庸夫耳 乃公然由
太守而游晉 封圻庸夫 偏有此庸福 伊誰之力 哉 仙露
作爲事事 令人可愛 可法 初屬其求仕 繼佐其爲政 終
促其勇退 且勸力行 種種善事 鄉人稱頌 其見地之高
多非鬚眉所能及 何況巾幗者 何況巾幗而勾欄者 噫

嘻異矣

袁姬

浙東江山船有欄杆頭亭蕉葉白等名其陳設也華而潔其飲饌也精而新船各蓄美姬二三人甫及笄者謂之同年妹齒少長者謂之同年嫂大抵桐廬嚴州人居多同年固桐嚴之訛也各姬有親生者有購養者兒時卽延師教之度曲絃管檀槽靡不精曉凡仕宦客商登舟飲食起居皆若曹伺奉無須厮僕其目聽眉語類能曲如人意往往客子被其迷惑貴齷身殉在所不惜故

初登其舟者無不各有戒心以予所聞顧生袁姬一事則誠千載不易得之遭也顧生江東人少年俊美抱願翮元瑜之譽傳食於公卿間往來錢塘江時乘袁翁之船翁有養女阿翠年裁破瓜色藝冠時生愛戀棊殷會杭州太守聘司記室筆札有暇卽往就姬凡櫛沐飲啄皆自爲姬給役歷久不厭如是者二年有餘生情日密姬則淡漠遇之每欲留宿輒拒不納旁人多爲不平卽袁翁與媪亦竊竊憐生而怪姬薄情姬不之顧而生亦不以爲憚劍也明府某公任俠好義素與生友善以愛

生才而憐其太癡願出千金爲姬脫籍生大喜商之翁
媪諾之轉以問姬則抵死不肯說之再三始勉強應諾
並與翁媪約親迎之次日卽歸甯凡舟中已之牀奩什
物毋許動移叮囑諄諄翁媪極口許諾然後兌金署券
至親迎之次日姬請遵約歸甯下午卽返薄暮城門已
鎖足音杳然生竟夜徘徊起坐太息目不交睫詰旦急
往尋其舟已挂帆不知何往矣生望江水渺漫煙波無
際懊惱如焚忿欲蹈流而死繼念徒死無益姬他日琵
琶別抱更可無忌不如忍息以偵察之乃啖焉若喪走

語明府某公求爲畫策公勸生旣姬不願亦姑置之譬
嗜籠鳥野性難閑終思飛去以君之才自有嘉耦况煙
花中人有情者少亦何必戀不割愛而自貽伊戚哉生
殊不以爲然遂獨買舟沿江蹤跡之後至嚴州城外見
垂楊下袁舟儀焉姬方倚門與翁閒話睹生至返身遽
入若不相識生登舟與翁媪寒暄已呼姬不答恚恨莫
遏狂叫譙訶姬四顧他語置若罔聞生無可奈何遂其
狀懇諸郡守郡守素耳生名拘姬至訊之姬曉曉強辯
郡守問生究竟意欲何如生出券呈驗堅求合璧郡守

如判飭令姬歸並反覆開諭以後當與生和好無再參
商姬旣歸舟怨恨之情形於詞色翁媪從旁規勸亦謂
當贖生於舟免招物議姬搔首不語勸譬再四始與生
言定兩舟相並每夜自攜衾枕過生舟就寢日則仍回
已舟生不得已曲從之自是肅肅宵征抱衾與裊風夜
必偕習以爲常相居半載有餘琴瑟靜好翁媪竊慰以
爲從此可白首魚水矣一夜月白風清漏二下姬察袁
舟人已睡熟乃徧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聲自於裙底
出匕首一柄長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百兩指

謂衆曰公等若聽妾言請以此金相酬不則請伏刃而死於汝舟亦有所不利願公等決焉衆相視錯愕莫知所指僉謂如能效力敢不如命但請相示姬袖又低聲告曰若然請公等納金悄將前後纜解開切勿驚覺隣舟乘今夜風利開帆向杭州速發抵岸尙不吝重犒舟人如言解纜將帆拽滿兼程馳抵杭城姬大喜問生城中有賃屋否曰有姬乃厚犒舟人急召人擔負什物偕生入城笑謂生曰妾今日方是君婦生問何謂曰後自知之先是生舟夜發昧爽袁舟始覺翁媪忿甚急張帆

追至杭州入城見姬責其背逃之罪姬謂嫁夫隨夫何謂背逃翁媪尙念舊好請勿贅言後日尚可往來不則從此斬斷葛藤兩爲陌路矣翁媪以姬明決悔恨之極欲訟官以前旣憑媒署券後又經郡守判斷更難翻覆乃白眼瞪視垂頭嘿慨者久之不得已甘言強笑訂盟而別蓋姬平日私蓄固有萬餘金媪生斷難攜帶必如此作爲使翁媪不覺然後兩舟相並便好陸續攜運君稍露聲色則防察必嚴絲毫莫取矣其機甚警而其心亦甚苦哉姬尋出金爲生納賞縣令所在悉著政聲皆

由內助之力居多焉

里藥子曰袁姬深得用兵欲擒先縱之法觀其平日遇生無情之狀不惟旁人不知其心翁媪不知其心卽生亦實不知其心及再經郡判並舟來往宿蓄遺盡乃召衆餌以白金刼以白刃馳抵杭城至是始爲生婦翁媪雖躡跡而至亦徒有白眼瞪視而已又將奈姬何哉夫如是而姬之心旁人知之翁媪知之而生亦始得知之古所謂將飛者翼伏將奔者爪縮守如處女出如脫窻袁姬有焉勾欄竟有此人物合之仙露可稱女中二豪

仙露事事從容固好袁姬事事沈密亦好予樂爲瑣瑣
筆之所以賀二生之遭也

夙寃

休甯黃某貿易越東蓄一番犬馴而且黠能解人意黃
極珍愛每食卽飼以其餘眠則令卧牀下出入行止須
臾不離會歲暮歸家路過睦州以失路投止蘭若一老
僧出與客問訊忽見犬問黃曰居士那得此犬黃告之
僧歎曰居士奈何參此寃畜黃聞之錯愕以其言異叩
之曰鄙人庸俗不知夙世因果願求指示僧初不肯言

再三研求乃謂此犬與君前世冤結甚深不久必當相報黃益駭憇遂膜拜頂禮求示解脫之法僧喟然曰老衲不合向居士饒舌然佛法慈悲又不忍坐視君須謹識吾言到家三日後夜就寢時伺犬睡熟君潛遁去但取素所著衷衣多件結束如人形悄悄置衾中聽其作爲計此犬求君不得必憤極自斃君將其屍懸深山樹上待其銷化如此庶可解脫須謹識之勿忘黃合十受教歸如僧言部署犬果以求人不得偏將衾枕衷衣振啣狼籍狂信跳躍而斃黃大稱異知僧言不誣遵將死犬

挂深山樹上踰月往視其皮肉已銷化殆盡僅存毛骨
一具而已既又作越遊特往謝僧僧曰君不悖老衲言
部署甚善但此犬怨氣未散今又變而爲蛇知君來此
翌辰必蹤跡而至甘心於君奈何黃聞失色股栗哀求
拯拯僧曰君幸遇老衲緣分不淺合終始成全之乃出
大甕令黃跪卧其中又取一甕覆其上閤口處勅勅書
符鎮之至時果來一蛇身粗如瓊長數丈繞甕數匝甕
振振作響竟不得開蛇憤目裂其身寸斷僧啟甕出黃
黃再拜稱謝僧賀之曰君大寃已解然其鬼知老衲饒

舌將來必與老衲作難黃曰奈何曰老衲自有處分居
士可請無慮黃大喜酬以重金不受後亦不知所終此
新安吳子琴言者

里藥子曰怨毒之於人梁失哉夙世之冤猶固結而不
可解如此黃某非遇老僧則此生休矣君子觀此亦可
藉以自警

趙乙

子琴又言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逾十畝忽有
壯夫負竹筒一竿修而多節曰司事者求寄存園中訂

自來取詰且泚埽夫趙乙見之問司事者此篙從何而
來司事告之趙太息不語司事察其言狀有異轉詰之
乃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略知暴客號訣此篙卽若曹
信物數節之多寡便知黨羽人數今倚園墻西隅其來
必由此處是不可不預防之司事聞之大驚趨告主人
衆意乙非常人因謂汝旣知此篙必能辦賊果爾當重
賞不吝乙初不肯再三央之乙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
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衆問計將安出乙
笑曰公等勿慮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布

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墻下聽用主人如
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乙謂衆曰賊至當在今夜小人
當一一殲之公等如膽大不畏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
駭懼恐乙衆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爲
乙助威乙麾之去曰爾曹固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
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自袖利刃
潛伏墻陰以伺之少選竹竿窸窣作響一莽男子自竿
溜下足踏豆上滑而顛乙暗中以刀剝其首擲甕中未
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剝之連剝十餘人外賊以其黨

多人入牆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點賊躍登牆上次
且不敢下俯首窺察良久輕拊其掌者再內無應者知
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乙招諸健兒置尸
穽中計之共剝十有六賊命悉昇而瘞於野以滅其跡
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乙洗掃之役待以殊禮
惟時惴惴焉慮盜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復至

甲棄子曰嗚呼人溷跡賤役不遇有事將終身埋沒不彰
彼盜之來所以顯趙乙也夫趙乙猶其細焉者也嗟乎
風塵莽莽豪傑儘多俗眼不識則交臂失之者不知凡

幾惜哉

絳幘生

廬州武弁某智而俠道遇不平不惜殉以白刃以角巾
愛着絳色人多戲以絳幘生呼之嘗夏日有事六安兼
道失路乘月策馬夜行忽陰雲驟合暴雨如注無可栖
止道旁有叢厝暫繫馬倚劍徇身入避俄雨少霽聞對
面厝室內窸窣有聲見一人自內探首出披髮袒臂手
持一碗承簷溜而飲之電光閃爍諦審似是女子其素
豪於膽悄拔劍趨往以究其實女見其返身欲避其

撩其髮叱曰汝人耶鬼耶可速說免屈污我寶劍也女
戰栗答曰是人某問在此何故女初腩腩不肯言研詰
不已始知爲某生造室某姬也姬固滁州人生而失母
父瞽精於星命某生秋試金陵過滁見姬悅其色託人
謀爲小星父雖不欲姬幼讀父書亦知命學自推命薄
聞生爲世家子自請於父願屈身爲副室生感其意益
喜爰出重金贖其父乃許之旣攜姬歸竟不爲大婦所
容頻受凌辱年餘不使當夕奴婢畜之三日以前以爲掠
鬻失意痛撻無算生坐視嘿歎而無可如何姬屢蓄死

念誠以金錢自卜遇遷之妬其辭曰堅冰泮春陌路逢
親卯完石碎替舊更新詳玩繇詞生機未絕姑忍息以
待是日早起侍大婦曉粧袖誤拂玉釵墜地折之大婦
怒甚謂釵爲父母贈嫁物終身吉凶皆兆於此姬故意
斷之使已不利乃撮髮令跪裸而鞭之怒猶未息吼與
姬約日內不如式相償誓不兩立姬懼逃匿厝室不圖
與某弁遇某勸還家姬不肯因備訴嫡悍妒狀且示之
臂固無完膚某義忿填膺願與姬締爲兄妹授以計令
仍藏厝室天明某跨馬特往生家謂奉父命遠來省妹

生夫妻同出見某言頗不遜某怒拔劍斫庭前柳樹頓折戟手指生夫妻厲聲曰如不以妹來見者有如此樹先是生妻虐姬太甚隣里均爲不平今聞某來衆等畢集攢視且嗾某勿稍寬縱某聞益怒謂如不見妹先毀其室而後鳴官言已一拳已洞牆壁生夫妻始大恐衆爲緩頰亟遣人各處覓姬後於厝室得之姬猶齟齬不敢遽歸其人告以兄至歸當無患姬佯問曰汝言真耶曰然姬喜旣歸與某相見彼此愕視故作驚喜狀儼然妹也兄者相持痛哭失聲衆見兩人情狀逼眞骨肉

互相勸慰生夫妻益信而不疑急具酒食序姻婭禮款
接甚殷留住三日餞贖備至某瀕行時當眾謂生夫妻
曰某十五歲出而從軍妹依贖父不幸爲生所給此是
妹命不猶夫復何怨昨歸家老父告知命來省視不料
如此受虐誰無骨肉被人摧殘若此於心甘乎今請憑
諸公與生夫妻約此後倘仍蹈前轍某必有以報之勿
請武也 鹵莽也眾唯唯生夫妻俱謝過不遑並請寄語
乃父勿以其懷自某去後果相安無事某每順道經其
家輒宿授餐居然至戚逾年大婦以病噎死姬竟正

位始悟辭詞所謂堅冰泮春者陰極陽回也陌路逢親者意外遇某締爲兄妹也嫡石也姬卵也卵雖不能敵石而一定一碎嫡亡姬存則新人將更換而替故人也
歷歷不爽亦何神哉

里蔡子曰絳幘生自是黃衫客一流人所以處分某生
夫妻不愧智而且俠快人快事惜馮小青當日未遇此
君耳

屍變

江蘇葛生客遊楚南爲觀察某公記室公展覲入都以

期迫兼程前馳生與廝僕督裝在後一日趁程較遠投
旅舍過晚宿客已滿再三商之主人祇求一榻地聊以
栖止主人沈思久之始首肯導生至後一室內故有南
北兩炕科浪反北中設一几上置燈檠光熒熒如豆剔
而亮之襪被南炕時方暑月見北炕已有一客仰卧其
上頭蒙氈笠不辨老少以天熱尙着氈笠疑是病夫姑
呼而問之不答意其睡熟遂置之枯坐取管吸建煙漸
覺倦怠將拂箆就寢忽見北炕客坐起瞪目直視生語
審之面色慘白不類生人試問之寂然不語處是

心賊且懼欲遁匿牀下計僵屍身不能佻或可幸免奈
輒炕四圍砌密無從竄入益復惶悚嘗聞俗言僵屍必
借人生氣乃得起其瞪目視人人亦瞪目視之四目相
向陽尅陰永不能動如目少眨則陽氣便散彼卽乘勢
而起生憶其說遂亦瞪目對視不敢稍瞬良久漸難搆
持幸南炕旁近雙扉反手潛以煙管撥其攔頓脫急起
拔關趨而出屍亦躍起直追緣生出戶匆遮雙扉爲衣
風拽掩屍撞觸之遂闔阻不得出方生之出也迫急失
足顛踣暈不能興踰時始力疾起呼廝僕召主人至厲

聲叱責主人忸怩謝過且言客家小康距此不過一舍地今午過此得暴疾卒已遣人召其妻孥會當卽至正譁論間妻孥果至主人慄訴其故見生顴青鼻腫並損二齒俱稽顙謝罪急欲入室雙扉爲屍撐拄猝莫能開同破壁入見屍直仆門上十指入木如釘牢不可拔妻孥環哭斧扉以停其屍又見几燈爲屍觸翻油潑南炕衾席污漬狼藉乃厚償生貲相將昇屍而去葛生與吾友葛菊人同族菊人慄慄言之如此

小蛇

黃稼田司馬言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南歸乘一薄笨車途中天氣暴熱當午歇涼車子坐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灰色昂頭向上樹上則蟠一大蛇身粗如盃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爲氣所攝漸覺癱軟不能存身車子嘿嘿詫異以小反制大心頗不平急起以足向小蛇頸上極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鞭其足背車子固赤足着屨足頓腫小蛇旣殪大蛇屈伸久之始蜿蜒穿樹而去乃車子之足不炊許時已腫過臍痛徹心髓尋卒

辣蟲變蛇

夏日有蟲長寸許竟體皆毛刺人痛於蜂螫吾鄉呼爲辣蟲黃稼田司馬家有園樹木甚多嘗夏晚納涼見一辣蟲栖桐樹幹上以草撥之不動遂置之越日又一蟲來銜其尾凡七日陸續相接共七蟲長不及尺司馬留心以察其異日見蠕蠕微動漸自膠續不十日竟共化成一蛇蜿蜒而去以數蟲化一蟲奇哉噫七日七蟲次第如有約而至是果誰使之哉

灤州儒學蛇

漢州儒學有輿夫兒大成殿外樹下一小蛇長七八寸粗裁如筋竟體紅光耀目詫爲罕見以其小也易之戲搦其尾將攜以示人乃手甫近尾蛇昂頭直立身暴長尾畧一擺已將輿夫顛踣倒地暈不能行間壁一門子聞聲伏窗窺之見一大赤蛇其長不知幾許蜿蜒入大成殿內去其身粗鉅塞門幾滿踰時始竟門子駭異急入殿尋之杳然無跡見輿夫卧地呻吟扶歸臀股青腫不良於行彼此言蛇之異猜爲神物命輿夫禳禱之尋瘥

溧陽史仲皋言三事

鄉里有某生者素好習武凡擊刺超距無所不能嘗授徒鄉里暑月輒踰墻出盜瓜解熱一夜摘瓜回忽見一人踞躑尾其後審其步趨與人異意是僵尸急迂道斜行以避之乃彼亦躑跡相從迫逐不少寬縱生大恐跟踉疾奔三四里許甫至已塾急飛步躍登墻上尸亦三踊三躍所不及墻者盈尺墻上故覆以瓦後一躍用力較猛落地時頰挂仰瓦上虛懸空中竟不能動生俯首諦視且噉且笑知其不能爲患掌搦其面者再而去翌

晨趨往觀之一無所有墻下但餘黑水一窪其臭刺鼻不可嚮邇

某生讀書寺中間壁有空舍中停枯柩歷年既久嘗出爲崇生素豪於膽夜伏窗隙窺之漏二下果聞舍內窸窣作響一老者衣冠自內出蹠蹠向外而去生燭其舍見棺蓋已開遂爲閤之料其不能再入又恐與已作難乃返室彖升梁上伏而察之少選老者歸舍果以棺閤不能再入跡至生室意甚憤怒徧室搜索見生伏梁上瞪而仰視目光綠若貓睛三踊三躍愈躍愈高去梁幾

不盈尺生大恐袖攜易經急俯以擲其首老者仆地頓
僵天明人來生始敢下厯述其異共視其尸已幻爲棺
蓋焚之臭聞數里自是毀柩埽舍怪異遂絕

某處有厝樞白日嘗出爲怪一鄉患之有木工某甲笑
謂眾曰諸君如釀金作筵飲我當爲除怪眾果如言作
筵招甲飲畢問何時除怪甲躊躇久之乃曰必俟天氣
晴爽日方中時乃可然須諸君往佐之眾諾訂約而去
至日甲來邀眾同往袖出尺周量棺蓋取墨繩彈於蓋
之當中者三三彈而棺中皆醜醜有聲意似痛楚初聲

較厲後以次遞殺又取斧微削棺之四隅謂衆曰怪已除矣自是果絕衆大喜乃厚酬甲

里蔡子曰仲皋又言巧工之刀石工之錐木工之斧尺繩墨各物均極寶貴皆能鎮壓怪異凡房舍之梁柱楹桷椽椬等類及諸木器無故自爆炸聲皆墨繩刨刮未淨其精靈日久自鳴也然耶否耶

樵夫某甲

蘇州樵夫某甲娶妻某氏伉儷甚敦惟日相對憂貧甲嘗忍飢以媚其妻一日賣柴畢腹飢入市食餽吝錢僅

食三顆旁座一人歎其太少力勸加餐願爲納資甲以
素不識面辭之其人再三固讓乃各食十餘顆其人納
資訖問甲所業憐之曰君業良苦何不貿易甲以無貲
對曰是不難但從我去願以相助偕行四五里出齊門
至一處有窰鑪三皆土封其口其人指曰此中皆藏鏹
任君取攜不靳也命俱去其封視之果朱提充牣因趣
甲自取甲廉祗取兩錠曰何不多取固請益之甲又取
二錠其人乃自取十餘錠付甲使以衣盛之約計不下
千金喜出望外稱謝而歸傾置牀上妻方在竈下作晚

炊甲趨拊其背曰卿勿復爾當作富家媪享用有日矣
何必作苦妻噬之曰君顛也耶未睡何得作夢語甲笑
曰來來遂拉妻袂同至房中指牀上謂之曰卿視此纍
纍者猶不足爲富家媪耶妻視之但見紙灰一堆而已
駭問此物何來甲茫然若失具告其事知爲鬼所揶揄
翌辰往尋三鍾亦爲烏有自是夫妻安命食苦不再憂
貧久之日漸自給今則居然小康矣

里蔡子曰一經鬼物揶揄卽安命食苦不再憂貧如此
夫婦可謂賢矣居然小康不亦宜乎

平鄉縣老儒

直隸平鄉縣老儒某年逾五十授徒村塾一夜月白風清挑燈獨坐忽有二女款關入室韶齡媚姿世所罕有某目炫心搖詰所自來二女掩口笑曰我姊妹皆仙人也與君有夙緣願侍枕席某狂喜不暇研究遂與綢繆情好綦篤自是每日諸徒散後二女卽至風雨無間如是年餘某神情日漸恂恂家人察其有異叩之祕不肯言某有二子皆邑諸生夜伏窗潛窺之一無所睹但聞某喃喃嚙語音殊模糊一字不辨家人憂之禳禱無效

忽一夜二女謂某曰妾等侍君年餘情好無猜不可不使君知我家里君肯從我遊當使君一睹天界某忻然諾之二女遂左右挾某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終夜跋涉不少停趾道路修阻不知幾何由旬未幾天漸達曙入一大山樹木森茂中有蘭若某聞晨鐘心頓清爽一老僧策杖而來二女見之却不敢前僧問某將何往某心徇愁噤不能答僧以袖拂其面喝聲曰疾如律令勅如雷震耳某豁然如夢初醒回視二女已不知何往矣知二女爲妖以僧非常人膜拜求救僧謂二女皆天狐

與君固有夙緣此來亦無旣君意脫不遇老僧恐還鄉
無望耳某益駭懼力求拯救僧乃戟指於某胸背勅勒
書符訖送其出山指示歸路又袖出碎鏹若干聊作資
斧且謂此地爲永平界距君家已千餘里途中但凝神
守志勿涉邪想妖自不敢近歸家日晨起淨口端坐誦
易經一通當永保無患矣謹識勿忘慎之慎之某再拜
受教歸如僧言二女果不再至同治癸亥予北征過平
鄉某尚無恙年已七十矣人有問其事者自言不諱惜
某憤懣當日未曾詳詰僧爲何名所至之地爲何山何

寺耳

超勇公軼事

超勇公索倫人卽伊徹滿洲也少以軍功累晉公爵聞公出征時沿途供億必遣心腹偏將某甲前驅預備公平日嗜好惟某甲能知之凡啟節每到驛館下馬卽顧某甲問所需各物俱備不某甲鞠躬對曰諾公色然喜曰好孩子狠會辦事甫入門某甲手捧髹漆紅盒一屈膝以獻去其蓋內盛徑寸大鼈殼百枚螂蛆蝶螻蠹等物稱是公一一去其鉗爪生啖畢某甲侍公登堂櫟

左右懸兩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公睨而嬉笑拔金錯
刀寸斷大嚼如齧甘蔗食訖某甲屈單膝告退公獨入
後室內有蠶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以來裸體以待公
一一遞接已乃呼從者具湯沐進冠服出見客客退又
呼某甲來讚之曰好孩子狠會辦事凡沿途供億必如
此方愜公意不則竟日忽忽不樂戲下部曲訶責鞭笞
無所不至矣又聞公過戈壁瀚海等地常數百里無人
煙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帶水牛
聽用按日輸交四牛牛輒不能與公敵公恨其不能勝

任則手刃剛而生饗之觀公所爲可謂天人彼樊舞陽
之生食豚肩常開平之與虎豹交以公較之皆不足爲
奇矣

里棗子曰相傳公能伏地聽百里外馬駝聲且知敵軍
有無多寡人皆謂公天授不知北魏時斛律金行軍用
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公旣久於戎
行閱歷較多不難留心師其遺意耳又聞公英姿蓋世
氣懾三軍而平生最憚阿文成一人當從阿文成出師
時每召計議軍務公輒兢兢慄異常汗多透甲故阿所運

籌一以命公無或違誤阿公所在克奏膚功皆公之力居多云

海州四怪

海州四怪一鱧一鼯鼯一蜈蚣一螞蟻也鱧長丈有半竟體鱗甲燦然本草所謂穿山甲者是也蜈蚣亦長丈許有翅能飛嘗天晴風靜飛戾半空夭矯自如人多誤爲紙鳶螞蟻大若栲栳鸞堅勝鐵五兵不能入四者之中鼯鼯尤爲靈異其大如箕絲粗如小兒臂好與龍鬪吐絲縛龍膠不可解必火龍來焚其絲乃已濱海人常

於山野拾得斷絲尺許之絲兩健兒持兩端極力扯之
長可盈丈利刃不能斷人恒寶之四怪常幻人形出遊
市廛不爲人禍寵畜出時尤多每出則化形老者白髯
垂胸道氣盎然最喜與小兒戲出時小兒多依其前後
左右老者出錢市梨棗餅餌之屬分啖羣兒人多識之
呼爲朱道人遇久旱爲人求雨輒應地方頗受其福顧
四物同出雷恒欲擊之往往片刻間兩雹驟至雷電交
作四物卽遁則鱧居前以頭鑽山山洞如腐鱧旣入洞
寵畜啣尾繼進蜈蚣又次之螞蟻殿後以鬻堵洞口豐

隆左執錐右秉鉞目灼灼觀望竟不能施其一擊之威
徘徊刻許天晴雨霽四物亦不知何往矣人以螞蟻齧
肉之堅皆稱爲鐵屁股螞蟻云

鄭甲

鄭甲者汴梁人固綠林之魁也中年改行至老鄉鄭稱
善人與人接謙和惟謹見者不知其能武也頗去髮一
撮圓如錢光如鏡似僧之受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時兩
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輓累疊之剖以掌畫然中開利
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

物百不失一壯時馳騁齊魯燕趙之郊短衣匹馬藉探
丸漁獵過客往无不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
解餉官輦銀百萬如京師車馱甚盛末一少年爲後殿
年約二十以來美皙溫存弱如處女展繡褥趺坐車層
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猫睛寶石大於龍眼核精光
上燭與太陽相激射洵希世珍也以其爲統袴公子附
從入都殊不介意惟心誣重貲計必有好健兒護衛不
敢孟浪從事爰矧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
尾之蹈隙而動顧車馱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他日以

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栖止焉予與眾竊喜曰此天授機會不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新晴濕雲歸山少選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漏二下行蹤已絕萬籟俱靜僉曰可矣各褫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墻入拊窸吹唇爲號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墻疾如飛鳥墮地無聲予同二十餘人屏息墻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墻內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決又遣五人登墻探察消息五人登墻不敢遽下遙見少年

秉燭檐梧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墻袖出白光一道閃
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駭急厲聲呼曰敗敗矣去去
勿緩吾儕聞之急返身奔馳墻頭白光旋出冷氣逼人
猝難迴避名謀奔命予見路旁有土圍急投其中穢深
滅頂僅露顛門已爲所髡痛徹心髓亡何白光漸縮歛
入墻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獲免者是役也予
幸爲穢物所厭得占碩果不然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爲
伍白骨早朽矣予旣出圍覺頂上血流涔涔驟不可止
爰匍匐往叢莽中脫去穢服別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

割襟以畧其剝自是嘿慶再生不敢再爲馮婦今七十
矣每手摩劍煥猶覺電光在頂爲之齒擊不置也

千金亭

吾鄉方恪敏公微時屢試不第行年五十猶以筆耕爲
業有精風鑒者謂公大運將至不十年可位至封圻公
問何之而可其人曰公利西北不利東南當以入都爲
可公固善書素欲赴部謀爲議叙聞言遂決意北上襍
被徒行至保定界資斧已絕路旁有茅店聊坐少憩老
媪提壺茶置公前渴不敢飲案堆角黍纍纍公正苦飢

凝視不語老嫗覘公意笑問曰客欲食耶公笑曰然奈
無貲何老嫗笑曰此細事耳無貲何害遂命子婦取角
黍一盤勸公飽啖公亦不辭啖畢索紙筆書券付老嫗
藏之謂他日過此必酬汝貲此券慎無失也乃未及十
年公果爲直隸總督履任時百官郊迎觀者夾道公命
清苑縣令召老嫗至老嫗不解所謂戰慄跪伏輿前叩
首請罪公命左右扶起溫言撫慰笑問曰一別多年汝
髮已盡白矣茅店猶無恙耶前飽啖角黍今當酬汝貲
所書券可繳還也老嫗聞公言始憶及前事乃笑對曰

向察公顏色敬獻不腆未敢求謝公今爲貴人尚憶及老婦死且不朽前券什襲藏之當卽奉繳茆茆微物那得幸邀賞賚敢辭公笑曰汝歸休保衛眠食吾當酌給汝貲令汝子亦權子母以娛餘年可也迺命人賫賜千金送其還家老嫗感公德作亭奉公栗主而尸祝之士人至今豔稱其事皆呼其亭曰千金亭

員先生

粵東馮崧湖宮詹譽驥言少侍封公遊宦秦中會母夫人有疾百藥罔效時封翁宰某邑或謂邑有員先生者

鄉居好道少得真仙祕傳能知過去未來素精醫理不輕爲人治疾治輒奇效如諸公子自往延請渠惠然肯來可保毋慮封翁乃命宮詹兄弟翌辰徒步躡門延請甫出城半里許一人御車迎面而來見宮詹兄弟拱手問曰君等爲馮公子耶對曰然曰爲母夫人疾來召員某非耶曰然曰僕卽員某請偕返署可也宮詹兄弟訝其預知樂與偕返比至署中封公大喜命導入寢室見病者卧牀上寂然不動員諦審良久遽索糞餅一具力擲於地餅碎如粉揀取片糞以鋒砭病者兩太陽穴少

選血珠珠出其色紫再砭之紫色漸轉爲赤便聞病者
呻吟作聲竟體已能轉側矣員笑曰得之矣亟索紙書
方服藥調理疾頓瘥封公酬以金帛固辭不受謂感公
子孝思不召且至况辱徒步枉顧敢以小技責謝耶自
是常來署中宮詹兄弟咸喜從之遊嘗謂真仙最喜遊
戲人間俗眼不識往往交臂失之曾偕遊終南山見一
道人清癯如鶴脩髯垂胸有瀟灑出塵之概員拱手迎
候道左執禮甚恭宮詹叩問何人員低聲附耳曰此漢
張留侯也那敢不敬旣又見一白衣女道士員執禮愈

秦謂爲觀音大士云員羽化後留有小像有事禱之輒

錢弗要

錢福耀池州府人其爲人也好善知醫市藥爲人治疾不肯責謝遇窮乏者輒施藥以治之鄉里稱其賢因共贈以別名曰錢弗要家本素豐坐是中落城外齊山有洞窈然而深爲一郡名勝錢嘗於歲暮除日避債洞中薄暮又一人貿貿然來詰之亦同志者惻然憐之問其人止需錢十千錢歎曰我較君所需不翅數十倍不得

不爾十千細事何必至此。屢蒙道存會子錢十千遂取以授之。曰：此十千汝可攜歸。僕宿道與家人團聚度歲也。其人驚喜曰：君得勿錢弗要先生耶？曰：然。曰：聞名未曾識面，何敢遽領厚貺？錢笑推其背曰：君請速歸，無用多言。其人拜受稱謝而去。味爽錢稱媿歸家，行至山腰見兩叟坐地談醫。一叟蒼髯垂胸，一叟豐頤微髭。錢頓觸所好，拱手請教。蒼髯者笑曰：汝亦知醫耶？對曰：然。曰：醫有三審，汝知之乎？曰：何爲三審？曰：一審色，二審舌，三審脈。凡爲人治疾，先審面色。由色而辨五行，或宜相生。

或宜相尅次審舌辨其枯潤次審脉之浮沈遲數以分
表裏虛實而決其風寒溼熱三審旣確然後斟酌立方
百不失一汝第識吾言神而明之能事畢矣錢頓首謝
教請問兩叟姓名微髭者指蒼髯者謂曰此三國時華
元化先生子乃唐時孫思邈也錢大驚知爲遇仙急蒲
伏叩首及仰視之已杳矣自是醫理日進會太守有母
暑月患疾衣重裘尙自惡寒羣醫僉以熱劑投之不效
錢除日給票之人適在署司押因言錢得仙傳誇張而
游揚之太守大喜急延錢診治錢觀病者兩頰微赤舌

色黑燥確係實熱內伏攻去內熱外邪自去急命飽飲
瓜汁少選泄去惡滯儼然熟睡寤後汗出如雨其
瘥太守喜酬以金固辭不受太夫人性固好施召鈔謂
曰我疾非汝莫治酬以金知汝不受我私蓄有千金存
汝處施藥濟人藉爲我種福可也錢乃頓首受命亡何
太守以有事晉省時值中秋與寮案謁見中丞某公公
忽白睛上眨昏然倒地手足攣搐多醫相視不敢立方
太守因薦錢醫道甚神方伯商之廉訪遂飛檄延錢至
錢見某公面白微青舌白而潤意仲秋金氣得令涼風

飛虛而入引動內風症屬虛寒治宜扶火泄金培土制木遂進參芪朮桂等藥而疾果頓愈中丞大喜遂商之僚屬延錢在省爲官醫並籌貲鉅萬俾錢市藥以廣濟窮人錢生計日擴凡求醫者無不應手立效不責人謝人必量力以酬之年九十餘腰脚強健爲人治疾猶步行不喜乘輿三子讀書連入邑庠孫十餘人皆幼慧僉謂好善之報云

徐霞客

徐霞客名宏祖江陰縣人平生有山水癖曾作遊記厚

尺許真奇觀也相傳霞客得異人術日可行千里不攜
僱從自負行囊囊有機括日暮猿升樹上懸囊高枝啟
囊展衾枕蜷卧其中距地數丈以遠猛獸嘗三至崑崙
山靈厭其貪夜遣大鵬扇翅撲折樹枝墮霞客崖下而
損其脛霞客度無生理望鄉而泣昧爽山靈現壽者相
策杖來問所苦霞客具告之且謂身填溝壑非所惜奈
家有老母何壽者責曰崑崙爲宇宙第一山多真仙所
居世人欲一至不得汝乃三至天惡其貪故罹此罰予
憐汝孝思不忍不一援手袖出藥一丸授之曰嚙之當

愈然君歸奉母勿再遠遊矣霞客拜諾受藥吞之頓愈
既歸泣拜母前足脛復損自是杜門作遊記遂不再出
里藥子曰予在江陰聞其里人言之如此然觀霞客遊
記出遊有時亦復需舟車不盡徒行也霞客嫁妾生子
從母姓李名寄字介生

產怪

同治七年七月某官需次皖省其婦分娩產一物微具
人形尖嘴鷹鼻三目左右額生二角手足皆鳥爪墮地
一躍高二三尺許接生媼大驚急以被蒙其身猛力按

捺又令人善視產婦放帳安寢不使見之恐驚駭致疾也然後呼人以索縛此怪殺而投諸江中後亦無他異此媼識見甚高處分亦甚得法袁竹畦參軍起所目見者或謂熱天婦人不可露宿馬通褻物俱不宜夜置野處倘妖氣侵之卽不免感生怪物是或一道也爰筆識之使妊婦知所自謹焉

祝由科

相傳黃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醫岐伯氏治疾按脉能知人七十二經投以藥無不效祝由氏治

疾不用藥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劍訣勅勒書符水面以飲病者亦無不效祝由氏爲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擅此術名曰祝由科爲人治疾誓不受錢幣之謝或酬以酒食則可耳然擅此術者雖多而真得祕傳者甚少如得真傳實有起死回生之功否則第僞託其名以欺人愚夫愚婦受其欺者往往坐失鉅貲悔之無及矣或曰得真傳者每歲元旦祭禱祝由之神默占以筮卽預知是年當治幾人之疾隨緣巧遇最爲靈驗吾曩過豫州其土人言某年汴城節署旗竿斗損壞匠人

以繩韆轆上升其顛爲之整理竿忽爲風所折匠人墮
爲齧粉僉謂無再生之理會有辰州木客過此笑謂無
患乃命人取板四片以一板上置黃土將匠人昇置土
上左右夾以二板又以黃土徧撒其身以手捏劍訣勅
勒書符口中喃喃誦咒畢復吸清水噴其面上蓋一板
以麻繩束之七日後解去麻繩啟板視之氣熱如蒸匠
人竟體大汗欠伸而起已霍然甦矣人問及前事懵然
不知但謂如夢初覺殊無所苦噫嘻其術如此真神乎
技矣聞節署前曾泐碑詳記其事惜匆匆過此未及訪

闕耳

褚祚典

褚祚典明嘉靖時關中諸生也性豪誕好馳馬試劍尤善超距嘗與諸健兒較藝一躍能摩真定府銅佛頂諸健兒咋舌謹贊謝不及素嗜賭一擲千金立罄負輒與諸健兒伏莽探丸藉獵獲以償賭貲後以從征倭寇得官游擢山東按察使平時所交綠林錦帆之徒暮夜猶與往來遇大腹賈挾重貲必邀褚同獵取之褚亦自鳴得意樂與從事一時童謠有云君勿行郊數陸有攔路

虎君勿行江湖水有吞舟魚故凡估客舟車所至莫不
惴惴患盜各有戒心撫軍聞之以語褚曰道路童謠君
聞之乎褚唯唯撫軍正色曰今外寇甫平蓬苻未靖商
賈不通民何聊生君職司爽鳩應爲民除害坐視不理
將何以辭其責也褚聞之無任主臣急激所屬府州縣
嚴行緝盜如敢姑息寬縱立予糾劾不貸各屬奉激畏
劾疊限比捕卒無所獲時河南有名捕梁科者年七十
餘家居柴門久已罷役羣捕畏比因釀貲具厚幣遣使
求助於梁梁初以年老無能爲役固辭旣款使者以酒

酒酣談少年時捕盜事精悍之色見於眉宇使者拊掌
贊歎故諛詞以激勵之謂今盜風雖熾均非公敵如勉
爲一行使若曹知捕班中尙有老廉頗在當不敢逞否
則若曹不謂公年老反笑公膽怯當日之英雄掃地矣
竊爲惜之梁不覺耳熱技癢掀髯笑曰汝激吾耶不得
已借汝一行何如使者大喜稱善不日同至山東羣捕
接見甚歡僉謂曩矚盜蹤實藏臬署梁謂當偵確虛實
休得孟浪乃日伏臬垣左右以伺之一夜漏二下果見
一人躍垣出疾如飛鳥而逝梁故善彈老猶黑夜彈香

火百步之外百不失一漏四下其人仍如鳥飛還梁急
援勅弓扣鏡丸從垣下而彈其額聽墻內墮地有聲知
已中彈詰旦復命歷城令謂大盜斯得令問盜何在曰
在臬署令叱曰汝嚙語耶焉有臬署而爲逋逃藪者梁
曰小人已彈其額公可白撫軍急諭稽臬署人等額有
傷者卽盜盜復何遁顧此宜速不宜緩緩則少縱卽逝
矣令曰然急謁撫軍謂大盜斯得撫軍問盜何在曰在
臬署撫軍叱曰汝嚙語耶焉有臬署而爲逋逃藪者令
曰捕役已彈其額公可召按察急諭稽臬署人等額有

傷者卽盜盜復何遁顧此宜速不宜緩緩則少縱卽逝矣撫軍曰然乃遣人召褚褚辭以有疾不可以風請假一月撫軍頓足讓之曰此何事也而可待至一月耶令鞠躬進曰此事關係甚重如按察有疾公姑枉駕省視固不失爲謙尊况僚屬一體必不得已卽寢室亦可晤語無須造嫌引避也撫軍然之比至臬署褚辭以不敢屈駕有事俟假滿謁見再議撫軍執意省視其疾褚益固辭撫軍大疑卽自下輿徑入其寢室褚蒙頭呻吟不敢露面撫軍命左右牽被而逼視之見褚額墳起纏以

布帕血涔涔外流確係彈傷無疑也撫軍瞪目詫曰奇哉大盜斯得我始固料不及此也反署使人風褚速自錄供待劾褚料難掩飾果據實直承爲盜不諱撫軍特疏入告勅卽正法自褚伏誅後盜蹤頓戢

里棄了日子曩在臨清有周生者談褚事甚詳並言褚工書楷字摹褚登善大草仿米元章皆極入妙至今山左士夫家藏者尙多特怪堂堂風憲甘作盜魁延頸受誅死而無悔不知是何居心也其女名毅華字果男乳名訥兒美而好武嫁同邑武進士某亦美男子也夫婦

嘗出獵女騎鑊金鞍棗騮馬慣着緇衣素裳短襟禿袖
腰繫五色絲絛左懸朱絃雕弓右懸錦箛內盛鷲翎金
僕姑兩足躡利屣立燈上纖細如錐頭上青帕抹額髮
綰盤龍高髻黑如漆髻前插蓋大紅絨毬二顆迎風
顛搖眉竇新月日瑩秋波玉靨朱脣不假塗澤與夫並
轡而馳儼然雙壁後其夫由遊擊洊擢總戎每閱武女
必坐屏後觀之有好身手者輒以賞以銀幣一時麾下
臥彪之儔技勇非他部所能及皆女獎勵之功也或謂
女諳彭祖內視法當隨夫之任時年已踰四十望之猶

二十許人亦善書嘗見骨董客藏所臨十三行泥金便面某太史以朱提一流購得之狂喜如獲異寶云

古雛鸞

江左奚生餞臣才華豐蔚容止都美大名太守與爲通家招司記室嘗夜讀書有女舉帷入姿首娟妍目波明媚誠天人也生意其爲妖愕貽却立不敢仰視女掩袖笑曰妾狐仙也古氏雛鸞以與君有緣故來相就非禍君者可請毋畏生固悅其美以所言委宛動聽遂不復畏與同寢處情好甚敦女暢通文義兼擅書法選生事

煩輒爲捉刀字體秀健出生之右每戒生慎勿泄語久之人漸有知者太守起家翰林亦風雅士聞之私以問生生以通家質言不敢稍諱並堅囑勿以語人太守戲要之曰如不泄語須君意中人私覲俾得一親芳姿乃如所戒生笑曰諾退以語女女笑曰太守公不懷好意挾勢劫盟妾必有以小懲之一日生觀書擁女於懷太守緩步舉帷迅入女翩若驚鴻起身遽遁太守瞥睹其貌不禁神馳戲撫生肩笑曰君幾生修此豔福佳人不媒而合夙夜必借鄙人一求平視而不可得能勿羨而

生如乎聞暗中嚶嚶小語讓之曰公以堂堂太守後房
粉白黛綠爭憐鬪寵者不知凡幾尙不自慊而鰓鰓然
歆羨於窮措大能毋愧乎太守慚不能答生以將應京
兆試偶取時藝繙帙女見之笑曰君不知取法乎上徒
此孜孜縱終日呶唔口角流沫何益也生驚曰卿世外
人亦解此小道耶女正色曰惡是何言也時文爲詞章
根本時文不精各體俱難暢達每慨三家村僞儒時文
不通輒自命以詩古文詞名家一時貴耳賤目者不辨
眞僞遠以名士相推彼竟居之不疑自以爲是不愧學

植無根反大言欺人肆口醜詆時文爲小道鄙棄不屑
染指而後生小子希慕虛聲樂從其道相率爲僞文風
既壞學術奚端是則可憂也不知時文代聖賢立言每
成一藝必須鎔經鑄史醞釀而出不可率爾操觚草草
畢事乃村傖不察猥以小道目之不亦僣乎生瞿然曰
誠如卿言可謂於此道三折肱矣其源流得失能道其
詳否女笑曰略知一二生笑請賜教女曰時文自半山
作侑樂城效尤所作非論非說半類語錄不過偶爾遊
戲創爲此體自有明以此取士謂之制藝大致仿唐人

試帖法義取駢偶始名曰八股明初之作傳者寥寥成
安正嘉規模於焉大備其樸實說理處猶不免近於高
頭講章隆萬專尚神韻多涉淺滑天崇則稱極盛矣海
陽太乙蘊生大樽四家可稱四傑仲昭文品最卑文鋒
最利可稱名場健將至我 朝熊劉韓馬諸公博大昌
明是真 盛世之元音也此後則惟桐城二方宜與諸
儲各樹一幟能事畢矣嘆觀止矣妾嘗謂舉業家於有
明宜多讀金陳黃陳及項官詹五家之文於我 朝宜
多讀二方及儲仲子之文以此八家爲之根柢然後取

近科名墨簡練揣摩稍趨風氣及鋒而試尙何患不操
勝券哉君不知取法平上但欣賞坊刻腦滿腸肥之作
雖弋獲科名亦居下乘矧得失有命未必果能倖取也
耶生聞女言爽然若失自是每成一藝必就女正訂女
點鼠塗抹不稍謙讓生極悅服儼然奉女爲師功亦日
進亡何試期已及女偕入闈中人竟不覺三場詩文經
策女爲斟酌盡善揭曉果登魁選越歲春闈復請女與
俱女辭曰徼倖行險可一而不可再秋闈賴君祖功宗
德未及於禍然亦君命應得一第故妾敢放膽効命今

春闈神明愈多監察愈嚴倘一經選獲有害於妾無益於君是不可以不慎也生乃獨赴南宮既下第歸會太守擢秦中觀察生得乃母手諭促卽南歸爰別太守邀女偕行女不肯生固嫌妻貌寢歎謂女曰內子下體亦差可爲葑菲之采而面目未免可憎與小生殊不相配如卿肯偕歸平生願足矣女笑曰從來巧女多伴拙夫而美男亦多娶醜女人多謂配合顛倒爲之不平不知天地愛人以德卽此可悟造物妙用試觀秦嘉徐淑相如文君伉儷相當古今有幾然卽此四人而論非女抱

沈痾卽男嬰渴疾青春相愛白首難期琴瑟常調絃多
中斷轉不若梁孟鮑桓棄貌取德反可山河借老也至
君嫌夫人貌寢殊可不必妾知夫人命薄不堪爲孝廉
之配君歸不久必不免奉倩神傷舊人旣逝新人卽來
君具此才貌又得一第何慮無媿施作匹妾相君鷺膠
重續定屬嘉耦贈嫁甚豐君命非仕宦中人此後可哉
景邱園春暉奉母日馥麗人坐擁厚貲一袂同心南面
不易有妾在旁反使日中添刺况與君緣分垂盡何如
稍留未了爲他日重會計耶生以女言決絕料不可強

不得已揮淚而別歸家後未幾妻果病卒時同鄉某觀察有女甚美素極鍾愛以妻生奩資鉅萬生藉此經營生產以狐能前知遂遵其言杜門養親灰心仕進矣

里藥子曰此亦臨清周生爲予言者且言狐女工書善畫至今大名人家藏者尙多他如詩古文詞亦略曉其大致惟於時藝尤極精究觀所持論亦不無可采嘗有大名府屬某縣觀風以道之以政一章命題卷呈太守閱評苦無佳構女戲擬一篇太守極爲稱賞其警句云束縛之以政刑民僅立於無恥之地薰陶之以德禮民

乃還其有恥之天一時士林爲之傳誦予觀叢書所載
狐知翰墨者甚多不謂此女竟解此藝奇矣哉

粵東某甲

粵東某甲向在粵海關監督署中司會計獲貲鉅萬既
罷貪心無厭復挾貲入都營謀其役路投逆旅栖止後
樓薄暮橫枕挑燈焚吸合甫融膏忽聞樓梯窸窣作聲
見一美少年衣服華爛舉止殊衆步至榻前向燈而立
甲姑起身爲禮少年略一點首便橫眠其左試燃膏以
獻亦不謙讓約吸數十口乃起從容下樓而去並無一

言甲殊怪其驕蹇無禮亦姑置之時新任監督某公出都赴任使公子前行恰與甲同逆旅公子平日固亦吸台甫融膏廉從拂榻展被甫畢公子以路途勞瘁一偃仰不覺睡熟羣僕屏息伺應不敢驚擾少選公子欠伸起曰好夢好夢羣僕聞之急燃膏以進公子搖手止之命呼逆旅主人至問此有後樓乎曰然樓上有宿客乎曰然其客年貌若何衣服若何然否曰然乃命召某甲至相視駭愕公子笑曰頃承嘉惠尙憶之否甲漫應曰唯唯問甲姓名並入都何事甲具告之曰如此甚好

可返轅隨我赴粵也甲叩謝悄詰僣從知爲公子喜出
望外初公子睡熟魂適出舍聞膏香跡至後樓居然與
甲吸膏醒時爲羣僕備告前事羣僕轉以語甲憶及前
狀實深稱異始恍然悟頃之吸膏者固公子之魂也後
甲至粵大得寵任主僕由夢中作合亦奇緣也